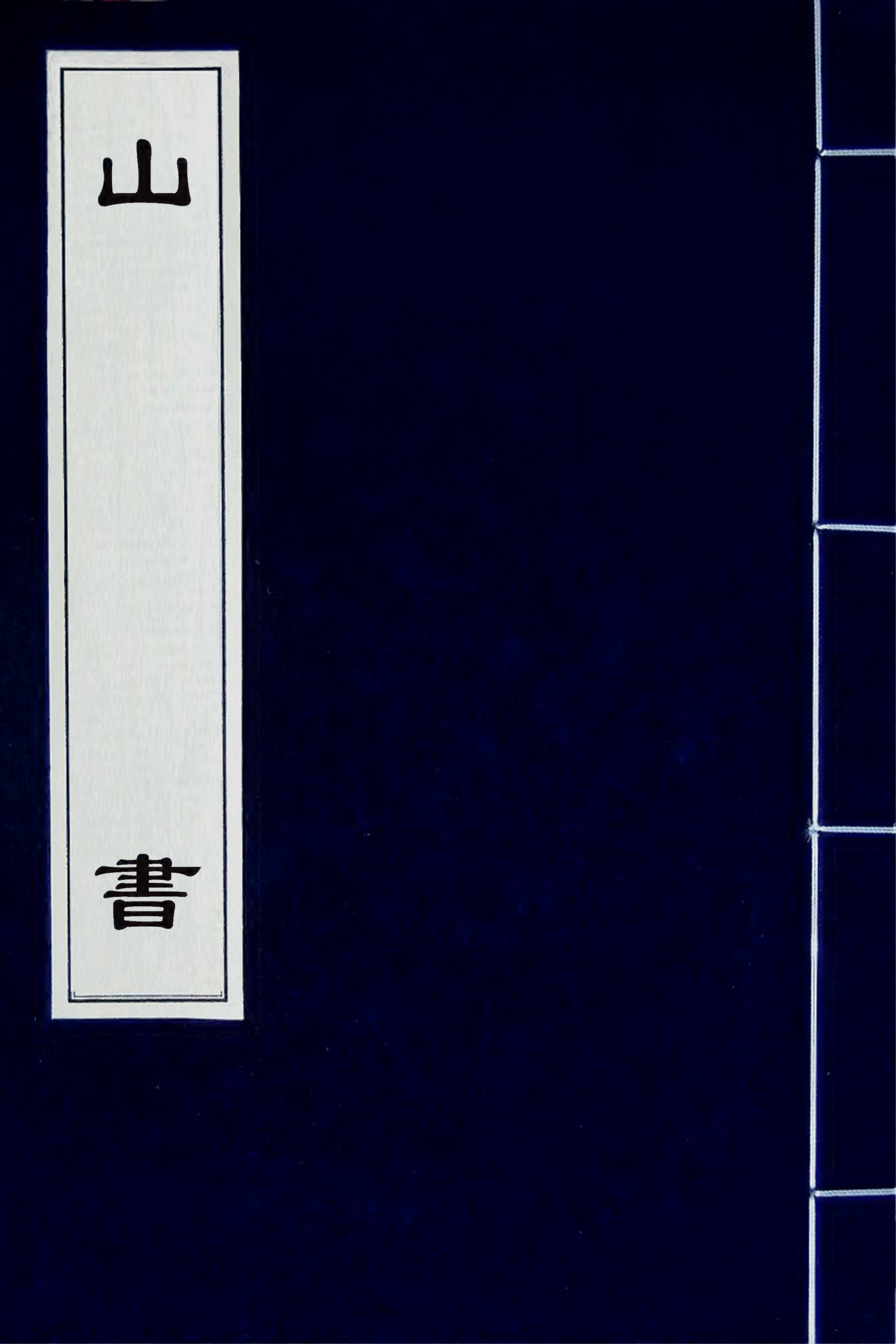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二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禎十二年正月編修吳偉業疏略嘗概宋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帥文天祥請以四鎮分都統制令非常之原不可驟開然衛所者高皇帝所以修郡縣之備也事多寢微虛糜廢弱今宜清餉覈軍甄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拔有功特令大臣與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幕僚收召義勇互相脣齒

以壯扞掫且民兵法採極美宋時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嚴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知定州蘇軾最管习弓箭社猶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令保定安肅地方其民同在此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設法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矣上下部

京城浚濠

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浚濠以資守禦從之其工自土城廣渠門至大道橋運粮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

百六十二丈又求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百三十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糜金錢而泄地氣以議出內監帝方銳于舉行而不敢爭給事中夏尚絅疏曰臣聞興事揆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求成酌其財之盈縮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經也頃因兵亂甫定之餘而

思患預防之計治城濬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圉保邑哉但此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丈計延袤以若干丈計役非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以襄厥事而告成功且地多沙磧源非巨浸穿隄引流勞傷無算且今邊儲如流司農仰屋脫巾之變時聞搜財之術已盡而復于輦轂之下興浩大之役鳩工庀材捉衿露肘興其作之而苦不繼何若先求其可繼而後經始且京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可存求深廣

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外城七座臣愚以為築其工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後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脉來龍關係尤重桑麻歷會毀損非少皇上俯仰興思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識者為牖户綢繆不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若使一灣塹水足以拒馬則兵馬長驅所過如通德廣濟其為廣川巨浸知復凡幾而揚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

控扼緊要在人不在險明矣春秋書莒潰明城惡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緊戶口徵耗歲時豐歉而遽勤民興作使濬而河流通也猶慮所損已多矧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旋壅究無當于險阻之用乎臣愚謂商理之道于今日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商防患之道於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利從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陋劣詎不

願爲隊增壯然早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聞
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不報兵部侍郎吳甡復極言
之命止

議加練餉

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令戶部議餉于是戶
部遂議加練餉疏云兵額制五萬係四萬宣三萬陝二
萬各省九萬薊遼鎮標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
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騎四萬

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廪一萬此餉數也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欵可得五十萬關稅量增可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贓罰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萬于地畝工酌派十二年為始畝再加一分共派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工允如議行部初議照錢根每兩加一分大江以南地狹粮重戶科言之乃照地畝

毋亟加一分按嗣昌已議加勦餉一百八十萬練兵十二萬為勦餉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撤兵八萬然仍舊籍之兵也此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議將宣薊邊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營制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兵也勦不成勦練不成練而四海之困窮極矣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始設武多贋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

出副榜于是年有副榜允為得人之旨于是副榜諸士各以翰林科道自儗士風翕變自茲益熾

開洋之利

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國之材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及熏会軍需孔急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開乃脈隱禍而開足杜奸萌者則有如閩中之洋禁曾奉明旨然臣閩人也

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覬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紅毛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絶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也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饑饉洊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其為

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于今海工固未能一日無盜將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騖往往至海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二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屬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

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諸
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於海上事亦未詳悉以生利
弭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若知而不言顯所不敢出也
蓋海外之商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邏東埔諸
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
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商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商人鑄
作銀錢獨嚴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
若販呂宋則專得其銀錢是兩商者皆好中國綾段雜

綃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商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始徠東西兩洋入貢之商恭謹信懼與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商名加多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衆經撫臣雖大創初未嘗我恐一心通市據在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

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黃焰硝凡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至五六萬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而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

計不致飢寒困窮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而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之考核嚴覈具飭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以憑吊用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船祈風

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關
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
下閩省撫按查詳禁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者
爲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保舉奔競

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邇因時值多艱皇上求賢共
濟如飢如渴異才恐屈科目碩德或遺山林于是復開
保舉之一途誠闢門咨岳之盛心也夫十步之內必有

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敢謂保舉內無人材乎然舉行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徵赴公車者固纍纍也茂材異等尚未有聞則人才實難舉之匪易亦可概見且內外諸臣所舉當其奉行之初猶知畏此簡書久而漸及親知継而道路所聞又有異焉者矣蓋事久生玩弊實易闒茸之人心不古廉恥道喪嘗見閭里之間凡利涉毫微瓤奔走如鶩況以尋常布衣忽一旦而膺民社保無蹬鑽而蠅逐者寧止如古人謂工以孝取人則勇者

割股怯者歷簽工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而已也且知人則哲古昔所難今不擇所舉之人一概得推轂之與同聲同氣之地不無可疑况今之時何時乎嗟此小民死于盜賊死于凶荒所賴一二良州縣煦噢而撫摩之倘俾之非人為害詎止盜賊凶荒已也故古帝明王以郎官上應列宿不徇貴戚之請誠重之也今未論諸人往後之政績何如但其舉到之初選除之後手持白版望門投止碌碌猶人安在見其賢也昔宋臣

蘇軾曰得人之道在乎知人知人之法在乎責實自此以往望我皇上以成湯無方之心行堯舜明試之法當今最急無如强兵裕國二事草澤中眞有諳練兵法膽略過人及平日留心國計不費加派而九邊充溢者群臣各舉所知下部試驗俟有功効授之以官必試而後用無用而後試庶眞才得而營競之風可息矣臣尤有言者士氣之静躁治亂之關也戰國紛爭而橫議載起有宋季晚而三學紛然今布衣易工條議諸生而屡

叩閽大約有志于保舉而借題以嚇官者也封駁之司裹成聚訟似非盛世之景也亟望皇上嚴飭城捕衙門稽察無籍之徒以進疏為詞搖京師者亟行捕治庶頑民知警亦正人心靜士氣之大機也

庸督撫賊

六月流賊張獻忠復叛楊嗣昌自請督師討賊逮熊文燦至京誅之初官兵既殊賊有高迎祥又困李自成于西川群盗夫勢張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于熊文

燦時尚有殘賊四千文燦寵遇之甚厚為置婦人五百綰營每夜許其輪宿八日而徧其餘加官給俸賞賚有加獻忠據位穀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忠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佃以叛羅汝才于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銘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銘球不從亦殺之時文燦招撫十三家之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御史徐一范訊言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裡錯過以揚嗣昌主

張于內疏入不聽事開革文燦職冠帶辦事嗣昌自請
討賊帝賜尚方劍並督師輔臣銀印給賞功銀四萬兩
銀牌千五百面蟒紵緋絹各五百疋親餞于平臺後殿
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襄陽猶為文燦敘功工命緹騎
逮至京論死棄市兵科初有疏糾文燦曰細閱理臣所
奏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許多推卸無限躲閃臣益
不解所為餘不能不為理臣効一忠告矣獻忠者非如
九股始議招安聞給官劄食官祿居穀城經有歲時者

也理臣事前既貫經畫事後應有承當況操縱到頭之日事會豈肯讓人且縱鏇工手之時作用何不由我臣請具揭如襄陽院道楚中撫按及均州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有此一大段驗擾是隱隱御其搪子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總銜之曰襄陽撫中情節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堂部院總理八省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聞而作此局外之言哉且陳洪範所獲之關防先時竟無所聞臨時突爾請給倘無此前

附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而愈不得其解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傳報之文亦無實指之事乃籠統點綴曰竟爾不驚漸有次第已耳豈皇工所責成于理治者如是而已哉

新河運道

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逸過馬家濠不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

山皆

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壽節稱賀

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真日遇為光宗孝元皇后忌辰帝登極後皆免賀禮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行賀禮允之然卒不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祖妣加號

帝以皇祖神廟昭妣年八十命禮部擬上徽號明正舉

行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列卿首帝切責之既而親定應懋第袁愷陽淵蕑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古汪承詔張緒綸為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據此條當補入唐督撫賊條下

外計過堂說事

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疏言竊聞古人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今當三載考績生民之休戚統係于是洗滌汚穢共砥潔清無忝大典乃見川陝奏報詰問府臣之指參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取罔憑臣因思百官坐棚後依朋過堂說事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看實舉行耳蓋在外之册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會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諮訪雖與論鄉評皆參末議至科道會單而有

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往例部院考功本內外之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各為說事實無說也過堂已耳惟過堂無說而被參之官與通國之人乃嘖嘖有說矣夫課實莫切于說事南北邊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然各有一地方即各有官員之作為是必進布政按察司各官而令其逐一陳說如倫脉與屯足餉已經聖諭申飭者及愛養一切大政務翔指事實對件件看落不許模糊支飾而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參錯辨

駁歸于臬當盡于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司說明
如布按庇貪則知府以下亦不妨說明而布按知府各
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避怨嫌部院考功且以此定布
按知府之明昏强軟而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者史科
河南道又從而彈射之如是則賄賂無所容私交無所
售盻域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掌其于治功實效端有
賴也又照多事地方需官萬分不同其果大奸大貪宜
行㸃黜若隱細小過輕輕卸搭此人規避之端不可不

懲考察罪將卓異貪汙之尤者疏名上請如先臣高拱所議賞則量行宴賜罰則嚴行追贓在皇上自有不測之恩威以為求治之激勸矣按此條當補入三月開洋之利條下

山書第十三卷

上皇太妃號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神宗昭妃慈寧宮劉氏生辰年八十上册加宣懿康惠皇太妃按儀注上詣奉先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詣乾清宮東暖閣候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翊坤宮從右門皇太子等位從左門皇長女等位從右門出隨駕後同詣慈寧宮上于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坤寧宮

周皇后承乾宮田妃翊坤宮袁妃各具起頂冠鞠服行
四拜禮皇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禮長女二女行四
拜禮上回乾清宮各宮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
頂冠鞠服行四拜禮神廟端妃周氏和嬪梁氏光廟懿
妃傅氏康妃李氏敬妃馮氏慎嬪邵氏熹廟貴妃范氏
貴妃任氏良妃王氏及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
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各宮并三公主
每進盒八副禮畢敘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袁妃見

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禮周端妃傅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禮田妃袁妃俱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禮梁和嬪邵慎嬪兩位前后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禮三公主惟與張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禮其各宮俱不行禮相見禮畢俱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二妃皇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鋤刑大璫

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淸疏言臣謂國家之忠厚立國也十年最長今皇上嗣統一紀矣臣颺言厚德則與久羈之易應昌李長椿等曾待詔開釋又與暫禁之罪自嚴鄭三俊并曾旋令保候何嘗因問者已有定案而於蘄開龐何嘗待言者日爲聒耳而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綿億萬載之歷者瑞種厚于此臣近發科抄見疏犯宋芳經一案舉有贓未獲併贓無主認的還着訊雖擬之旨因舉手加額曰皇上育恤官犯今又矜民犯才是

不從此案之生機起實數十案之生機動也臣往為司
理每讞强犯之舉人也或借証指以報雖此或借恐嚇
以肆漁獵大約以有贓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疑
惟輕近刑部諸招往往以秋後緩決朦朧結句戀獄底
從此積矣誰無妻孥獨嗟望眼之欲穿莫言玉關迷囚
圄天涯即是玉關誰無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
臺若圄扉日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容以矜慎存之聖
世而縲累近千哉夫君人臣有持獄平恕者朋改官則

諸因災開起官刑中外賀令誰災又誰賀但取皇工所見爲情法已符無可加寄者始駁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令者雨雪愆期說者謂是不仰體聖意而非詳非碓致抑欝干和耳臣聞漢明帝憂旱齋車駕以幸獄視錄因徒嗣馬后言之寒朗等言之才是終夜徬徨力多所全宥足可見外而瑩廡內而莞簟無不犴穴纍纍爲念而言之悽愴行之真摯久旱而驟雨兆其應也乞皇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實實料理其項應速結其項

應獲詳其項出入重大有如唐戴主德所言感福人主
大柄非下所盜而應取决于聖斷皇心所斷動即成甘
霖有可退彗星不可致瑞雪者無是理也臣草疏方畢
聞臣同官袁愷言謂謝啟先入獄爲牢頭所詐被拏敖
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傅宗龍入獄復爲牢頭
所詐擭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此則民犯之魚肉可
知臣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責移爲牢
頭之橫乞皇上併勅刑部查其姓名追贓正罪天祿因

徙而天乃雨故臣願以蘇積繫當之案弘羊而天乃雨故臣願以鋤大姦當之也刑部尚書甄淑以疏中有案弘羊鋤大姦等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衆怨之府安得有許多身為人所案也帝命降孝清二級調用不數以錦衣衛四奏鄭與鄭疏有刺文語令指名言錢森父子多姆事命逮森子尚賓尚賓尋度決錢森託刑部主事沈延禧行賄于甄淑事發下于獄竟斃尋復原職

風霾修省

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田地亢乾麥苗將槁甚至傷折樹木雖天心仁愛警示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致朕不勝警惕焉或因政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至冤抑莫舒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干天和所以召徵疊見亦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實情立行升賞但不許因而懷私借題以取罪戾爾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實圖消弭

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部即行擇日祈雨回風以
安兆民
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舊雪不消皆幻為芙蓉牡丹諸
花枝枝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
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盔甲戈刀如畫開封歸德大風
晝晦如夜惟餉料臣孫承澤疏奏兇未完緣餉不允令
投法督催　戶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曾見下詔
停刑而曾即消今年以風霾下詔修省何以久不應也

天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繼以實此時得無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者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吏藉以濟其私惟陛下詔寛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不赦

會推總憲

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讀禹文升之言曰贊襄治

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振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邇來人情貪黷甚至司憲大臣如甄淑近亦以賄敗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部尚書汪慶百不能無說焉慶百品行平久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靦顏就列久之復逃總督缺出以才不堪用舉首罷歸夫天下寧有不

堪御戴而堪正列著于孟緣其賦性狡譎工于獻媚以龍鍾之年而猶作蔡行之事一旦投入輔臣國觀門下突起田間死灰復然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繕城之役工費浩煩復為得隴望蜀之計席猶未暖頫覬總憲之席今爵之推夫豈無因而獲此乎視朝廷之榮官峻職竟可唾手攫取一人擅定誰敢復言既由田間而司空又欲由南空而北憲回視當年不北卿貳曾幾何時遂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泯也伏願聖明慎重風紀

勅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匪人廁足同列亦羞與為伍矣要地之線索雖靈舉朝之耳目難掩為慶百計宜早知自裁屏留人間廉恥一事也臣與之夙無嫌怨徇職盡言以免深曠跼鉅銓衡之地諒以臣言為不然臣請以一官謝之矣奉旨不必苛求憲臣缺另推

撤回監鎮

三月諭各鎮內員察飭已久兵馬錢粮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守防援事權未能盡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

肯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邊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邦典
牛文炳武俊陳鎮喬崔進揚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
撒回京另用甲之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飭本
信護守陵園崔璘除去兼察起存錢粮惟專理鹽務勅
書另行換給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粮器械
及任內釐飭過事宜開明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粮兵馬
邊防勦禦等事聽着督府鎮道一意肩承共體時艱各
攄猷略殫力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悉照諭欵

並行若有踈虞五案大法俱存必罪不貸其總分見充
兵馬應歸督府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親策諸士

三月召中式舉人四十八人于文華殿面問邊腹交訌
何以復讐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
會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數
百言帝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葛世振第二高爾儼
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簡討

周禹等為科道吏部主事有差

孳收事宜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苑馬寺遣卿臣以重其任永樂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遣御史一員弘治中先臣劉大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復奉俞允以南太常卿楊一清陸都御史往治焉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存馬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疋此修舉之效也事

久相沿襲失初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苑既多裁革茶斤亦幸折納御佐官員非以降調者充任則以物議者贅庇雖且不行于府衛況藩臬乎故馬政之廢事權之輕使然也御史柯元伯嘗憤馬政之弊恤商裕番不遺餘力是以起解如額而又革坐名派引之弊夫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于清釐遂有見效其當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牧稗益斷斷然也或曰巡撫可帶管臣讀楊一清之疏曰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

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有以風
望靡濟之臣尚不兼理況下此者乎故琴瑟不調則必
解而更張之伏乞勅下該部察照弘治故事覆請特遣
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六年如蘇北畜育另奏
取回破格論功撫按事體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
聽選委仍勅吏部以後卿寺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
新設大臣跪請陞補其餘監苑散職亦選北方少壯素
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有其人究充代之成法以除

人病之積弊必有賴矣

又疏

臣按秦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僕其時畜馬蕃庶至一緜以易之何也葢唐制八坊四十八監盡槪西之地芳草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武永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立國規模宏以遠矣後人不知大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弘治中又添武安一苑豈非因時制宜強國裕邉不可已者故也

自光臣劉大夏建議楊一清力任清出草場荒熟地凡一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籍也至于苹去諸苑如保川天地永康嘉靖彌隆俱在平安之開城龍陽太和會寧俱在雅昌之會寧安勝永昌慶陽定邊俱在慶陽之安化以及香泉在隴西康樂在京縣鳳林在秋道班班可考即户口日蕃軍民視爲永業難以議復然今非其時也流寇搶掠以來所謂秦隴慘慶鄜延臨鞏甘涼無地不荒無如延慶近日微租熟

地固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草茅與塞外無異者若
擇水草便利深究利害廣置驛苑招募軍戶既堪養馬
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驚且救荒有術也然胥察侵沒
規條建置招集流徙設處經費皆非才望重臣身到眼
到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廣監苑者求芻與牧之實政也

又疏

臣考我朝馬政統于苑馬茶馬市亦其大者也國初立

茶馬于陝西四川嘗遣國公賫金牌用茶五十餘萬斤得西番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上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信者死天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德威震于殊俗矣志載原頒四十一面工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咸臣科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曹泰進御覽驗其字號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見初制主于盡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

以邉方多事停止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復金牌之制尚書劉大夏覆准舉行尋以簡察未出事尚有待今皇上法祖依行況于金牌之制肇于高皇利賴九邉乎倘去春照衙然行之當不待再計而決矣欲行則先議鑄造納局諸庫正德年間被亦不刺搶殺殆盡金牌多失嘉靖中御史劉崙會為清察不知見在內府幾何兵部太僕苑馬衙門有無貯存接其缺失如式鑄造當亟議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樂舊例三年一頒然國初

省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合需馬匹並合當一年一
遣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並議者二也有須發則議
勅勞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户鎮撫等項職名各領有
誥勅勘合其後子孫相沿有無襲替合行察理清設頒
給金牌其小族弱番差發馬少另行勘合以補其窮每
過納馬厚賚鼓舞裕徠自廣當並議者三也

又疏

臣考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

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為數不資殆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歲畜種馬一千二十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留遺有數而欲以博孳牧之效豈可得哉夫種馬之源也源大則饒源小則鮮欲祈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清規畫馬政通計六苑可牧三萬二千五百匹以二年驟一駒計之可得馬一萬五千匹矣較腹裒孃養以派眾寡戶不大相徑庭也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清

曾討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收買騍馬七千匹令各邊府額歲貲無算豈可惜此小費不為充寺裕本源哉如謂各鎮請發無此多則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塲收地各有冊籍雖經起租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數比之民地地傾差大相懸絕斟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收馬而設遂為買馬而用似不為過又如加茶馬司羸餘私茶及西安漢中西寧等府衛所肘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收

養亦必有濟各苑衛樁朋內藏銀兩有無見貯合行計處投湊買馬亦一端也如銷此等清察司稽歲時則有陝西苑馬寺收地銀兩不可不撿歸本寺以充急用如隆慶五年丈過熟地三萬頃延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固原軍餉又寧夏丈過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五錢坡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養馬場地別行那用大失初意今本寺衿肘露矣立為撿歸

何買馬募兵之煩仰屋計如果種馬聯雲牝以生牝駒以生駒不數年而數十萬之騋騙可指數矣

又疏

臣言市易孳種之事具備矣若倒斃無時其爲害更劇馬歉飲飼無法暄冷不節失馬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矣一任僱賃整日馱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雖立法考成勸令賠償窮軍之餉不可再剋責以殺賊而因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霜露邊外長枝在馬

其收馬匹千百成群擇水草駐放若有調發凡騎一匹即有羣二三匹是以馬皆壯猛善于衝突我軍欲有勝須是少倣此意先臣大學士邱濬有言宜于邊城中擇空閑地為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所選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置大園以貯草置大鍋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收放或有瘠損疾病者官調治如此則無損失之患而免賠償之苦矣此議鑿鑿可行合無通行

各鎮凡馬軍營若照依隊伍或多或少積槽共餵每十匹二十匹立廐輩二名專主飲飼收放各軍馬匹皆有印烙號記遇有征調携鞍領騎若有老瘠廐輩預行禀官變賣有疾病即禀調治其本管守備千把等官日驗其餵養芻豆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有倒損則同槽朋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坐及識字人等牽占跟隨與債婦女騎乘馱載物件皆不禁而自戢矣其使一旦逃軍不能拐馬謀軍且無厰

覓騎兵使二至每馬給草銀計日用草若干豆若干本
管官親行盤根稱驗則扣剋侵漁又無所容其使三如
是而馬不苦軍而馬皆强軍不苦馬而軍皆壯矣

因薦獲罪

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部侍郎例應薦其屬員
薦布政司都事黄道周中有綱常等語帝怒俱命逮至
京各杖之下詔獄拷訊户部主事葉庭秀上疏救杖之
下刑部治罪　國子監監生涂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

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況當天威震怒誰敢以身試法
第讀書思古有志致忠每覩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
君父之德如孔璋代死于李邕郭亮伏鎖于李固皆忠
本成仁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
遇當其事正臣致忠之日敢前闖萬里請死明忠幸皇
上察而誅之日者黃道周因爲被逮廷杖之日臣工欲
痛董姬望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
之葉庭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爲觸心此

真從來皇上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
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
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惡終不
忍死視其子觀其酸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與憐而思痛
爲皇上好問好察邁于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精圖
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將執僇
將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嘆道周通
籍二十載半居墳廬自躬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

不擬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親幸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其言嘗過戇而其忠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鐺就逮時因服草履飲水啖蔬士紳挽繫數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閉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囹圄圜扉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栽成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于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莽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

臣緘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育栽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墮其職業不廉不孝不本家修所致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人心灰海內為忠孝志于令天下人謂殺道周以激奮輔裡而裡輔忠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閑諫臣而舉朝又已卷舌皇

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者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恨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如出漢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誅而厭其求不齒于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擬議學行才品之

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見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既奪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赦臣枉安實得死所矣臣家有毛白之母豈有未葬之親赦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謹席藁俯從裴庭秀之後

平臺召對

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召廷臣問治邊安民之道各官互有敷陳給事中孫承澤言治兵當擇將安民當重布按

二司而是之令補疏次日具疏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輕惟擇其急者重者而政之大綱舉矣今之所急所重孰如邊與民哉昨蒙召對諸臣問以邊腹大計各以職續敷陳蒙今臣補牘敬再陳之大治邊之要臣以爲得精兵數千不如得偏裨一得精兵數萬不如得大將一蓋天下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故將貴得其人也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朝文臣如王驥嘗充征蠻將軍矣王越嘗佩平遠征西靖鹵三將軍印矣惟是未

得其人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責其事柄寬其文法而其大者尤宜予以用人之權自偏裨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自行劄署俾知謀肝膽之士悉萃幕下兵部不必以分權為慮而遙事舉矣此古所以責將將也夫安民之要臣以為與一利不如得一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于民雖親然體卑而轄之者衆

凡樹德去疾之事尚有不敢徑行而直遂者至布按二司體察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貴以察吏安民詰戎辦暴非僅辦錢穀聽訟獄已也及撫按分道而兩司遂為承上接下之官暮氣奄奄隨人俯仰迎合事權操于新進推官之手是非混淆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之計宜慎選布按以風力學識之人居之還其權柄久其事任原其遷擢二司不職撫按糾之撫按不職二司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

民廠安矣此古所以重畜牧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收之效實實行之治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能百年無事唯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能十年不災唯蓄其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聖明勅賜施行

處分輔臣

六月諭輔臣薛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工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議具奏刑科給事中袁愷

將糾其奸貪誤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
籍刑部提其班役訊問得實命逮國觀及行賄官來京
先當會議時國觀託人求解于家宰傅永淳事覺永淳
罷回籍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
書舍人王彥陞密語久之因令緝事者訪之得其交通
狀下刑部訊究國觀令自盡陞彥棄于市
初帝與國觀密議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
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

因以李戚畹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余冉萬二駙馬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脅之日急李後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奎乃其姻親工疏為言嚴旨切責于是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産既盡即不工納將如之何國覜知其敗露以工閒因弄縱擊劾而房官遂劾二人閒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中書老矣即日死翌日國覜夜歸下

與見二中書在門內忽失所在國覲惺而計無所出是
戚戚眦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賄內人造為九蓮
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內傳禁中授經于孝定李
太皇后者也建慈壽寺塑九蓮像于閣上遂傳以孝定
為九蓮後身也至是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
不念先世親屬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
人遂要鄭嬪去大鄭帝未嘗至皇子病所皆諸人撰造
鄭次傳報帝大恐于是傳諭停工追比復李氏侯爵而

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由國觀欲殺之以謝太后未幾袁愷疏糾國觀疏甚寥寥奉有成何彈章之旨愷遂再疏列其穢狀部捉其長班審實逮國觀至京賜自盡國觀臨死曰吳昌時害之殊不盡然也

感念母后

七月感念生母孝純皇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疏布諸臣乞用葷不聽辛巳六月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鑾輿鳳輦駢集臣家笑語如生

時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遣謁忌日照常齋戒外或再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也二十二日下諭聖母託夢笑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之不勝悲慕除郊廟祭告遣謁忌辰朔望仍齋戒所量進用自是始用葷御菜工用湯飯器皿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 工用漆器袍服大袖傳旨止留尺五寸闊部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殤王封號

七月皇五子薨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永王一第五子一第七子七子生而隨殤五子名慈煥甫五齡至是亦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帝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合疏爭曰恭照皇五子孝敬性成神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遘皇上以孺孝二字弁于皇封用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盛典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額稽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

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書儀關懿易名皆
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靈通實不可思
議之事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
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
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
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
追封真君之儀備察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彙正續文
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朝職掌等書並無可循臣等謹

官也凡禮所以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依成懿美若夫末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撰議致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允之去真君之號

海運便利

七月臨淸副總兵黃允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舩之河水乾旱必遠湖泉而海又舩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佘

山內有通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
轉列公島至登州此更險明矣當日遼事初起陸運費
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遞餉三百
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
通潛小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故事于嶺工建倉儲
居傚石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又載自淮河抵膠自海
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

二運無不可者

母后遺容

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生母孝純皇太后懿親新樂侯第繪御容至初八日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迎門外上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選侍郭氏為定嬪張氏為裕嬪李氏為恪嬪遣輔臣范復粹捧冊行禮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御容者后母新樂徐太夫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繼祖諸孫文

燈文照及衛聖夫人陸氏諭禮兵二部叙賚

懿安壽節

十月十一日為懿安張皇后壽節傳命婦赴仁和殿朝賀命婦到者甚少帝令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梗塞又驛遞裁減京官家不能攜家下諭申飭

先廟遺容

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先廟遺容至十月初七日完初八日卯時司禮監官恭請御容二軸供安

祭上帝尚冕冠黄袍乘轎至武英殿外門橋下轎詣
門下内立侍懸御容常服一軸上行一拜三叩頭禮退
東旁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
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並前恭視御容内侍恭請御
容奉安綵亭内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進
慈寧宮大殿内懸安

追封殤故弟妹

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兄齊思王等皇妹

悼淑公主等又出御札皇六弟延懿妃出七弟敦妃出十妹慎嬪出皆殤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惠昭王十妹悼溫公主又親定王六弟名由栩七弟名由橏皇十妹名徽娖又追命九妹名徽媞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十月兵部獻南交請封曰竊自黎莫交惡歲無寧日南交從此多事矣巡撫林贄夙具兩棄交兵一疏內云黎之國柄悉歸鄭枇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不為

爲吏之擾等語其語意固欲存一綫之緒于莫以朽黎
方張之萌也已經部覆奉有遲着該督撫按責令道將
設法制馭之旨邊臣果能宣布恩威譬諭有方該酋自
循職恐後豈敢妄覬今于本月十九日接粵撫林贄一
揭爲恭報夷情事乃爲安南頭目鄭梉代題請封王爵
而發異執何前後立言之殊倫歟設安南自莫登庸篡
逆降封都統使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惟
潭逐莫元宗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恭順乃准襲都統

使之職今之請封何功而然歟且也黎莫相殘犬羊素性何無故而有挪結之掠何無故而與悖慢之辭雖朝廷事小不靳殊恩而狡裔要約豈可鈞敷而該府所云鄭祉世擅國柄汲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隔貪得之無厭矣乃又云曉曉焉有辭于疆境不敢不為辭達不敢二字固慚于黎之狡逞亦慚于黎之悖慢于天其初請也鄭羨旨給勅奬矣初請不許要挾而許之其于中國為失體于屬裔為長驕于邊臣為胃昧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慓慓也如謂姑予以偷苟
且之局以為旦夕之安則又不然鄰得其志將肆然而
益横莫亦可滅藩亦可棄無藩與莫憂及中土即欲以
尊土之務塞谿壑之欲豈可得哉謂宜明告藩裔封錫
之典乃以待有功如斂敵土屬使不內侵和輯莫部各
安境宇朝廷乃有寵異之加何待陳請如其不然壯吾
藩籬張吾氣勢恩信以服其心兵威以折其銳總以詳
內略外之前籌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陳請封疆

之事于樸稜也

追卹勞相

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請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廕疏略言居正歷相穆廟神廟兩朝佐理勛猷不可殫述如褒制諸邊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數十年安享太平載在史冊鑿鑿可據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歲久論定之後正復其文廕而武廕尚靳夙將如戚繼光俞大猷子孫俱經追錄致輔功高殊蹤賞未世延此書

曾孫張同敞所為叩閽以請也尋授同敞中書舍人

限田之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實甚難行蓋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井田故可限也自秦後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翱元稹宋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為抑富植貧之圖然行之而亂

如漢王莽宋王安石賈似道其前車矣莽名天下田曰
王田不得買賣令男女口不盈八者過一井者分之族
其令犯者死吏因緣切為奸利天下愁怨安石行方田
法分烟析產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頃以
品格計數將官民田逾限者抽充公田至自損已田為
亂為倡而得禍益酷彼其初意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
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口稀少地土荒曠田
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未幾亦廢我高皇帝洞觀

千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許民儘力開墾為業又令以北方府縣近地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河南及江北等處民開田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牛種田器蓋不惟不限而直恐其不田惟恐其不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不田亦無廢不能耕將家給人足可行萬里不齎糧可謂菽粟如水火之效矣雖亦令履畝丈量為魚鱗圖冊申嚴詭寄投獻

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然行于其中而規模宏遠矣議
者徒知豪强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與窮民而不知民
之窮者即以田予之而田器牛種皆不能備其勢亦必
耗于豪强而豪强有力者即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
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無故而奪之其誰甘予鄭
元錫曰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
應經久一難也豪强兼并詭謗朋興二難也守令不能
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貧弱抑

勤名曰均田實爲弊孔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賈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痛懲游惰使人得盡力于田而不爲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諭如北平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棗修治農田水利歲積常平倉之粟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棗爲殿最能實依令甲行之如此庶民勸于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

務乎若泥屁限田之禁愚竊以為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見從來誦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百善者四方之所風也由近迨遠古蓋亣亣重之矣臣于大興宛平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隷于輦轂之下雖未可與外縣比設官分職原有應盡之責非可泛泛鄉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聚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

其所任之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曾差捕役一橋緝親身一察視否也且飢民滿路死僵相望城外日日割人而食該縣設廠粥廠幾廠掩埋殘骼幾人也意惟曰緝盜則有衙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果無事之官端居而理訟僅閱而比錢糧已耳蓋近來兩縣陞轉甚速恒以部胥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手嘯轉以致民事之皆廢衙役任其縱橫吏治之不克蓋莫若首善之尤甚

矣今海內多事吏于外者撫綏流離扞禦盜賊艱苦備嘗筋力欲竭望春明門不啻天上何當功令嚴明之日獨宽然于京邑殆不解矣伏望皇上垂念重地嚴諭宛大二縣實心盡職眼前最急莫如安撫飢京勸捐施粥一事倘悉心得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仍望敕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之例三年俸滿果有正爲方許辭部四年俸滿卓異方許與考選庶不鄙視一官將見藏輔循良可方駕西京

而上矣至于南京兩縣近聞廢弛亦甚似當一例推行
以重根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畿輔
勢紳怙惡
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吏部侍郎蔡奕琛並刑
部侍郎董光岳受賄事奉旨蔡奕琛受賄關通吳中彥
致書董光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至十三
年浙江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查奏之疏工力為剖白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駁之曰臣辦事垣中察得原任刑

部侍郎蔡奕琛受賄關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
結及昨輪值發抄始見浙江巡撫蔡奏之疏不勝驚駭
何兩臣瞻徇之太甚也奕琛奉嚴旨原察其受賄關通
事情今撫按據實速奏疏中消納支吾承行之口開展
辯之地殊不知吳中彥以敵國之富家貲半費于營脫
蔡奕琛章光岳內外為之居間得贓各以萬計長安之
人能言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舊按臣喬可聘之疏不
見在乎知府石萬程同推官文德翼等同公訊問中彥

之子吳微露信口直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有實跡乎無實迹乎又吳琛向孫臣關說吳微露係吳琛同年朱潞修之愛婿若婿即琛婿也乞從寬政等語此有實迹乎無實迹乎獄貴初情稜稜鐵案恐未可一筆抹殺也尤可異者中彥獄中與刑部侍郎韋光岳書稿有云所有用費併祈一應訴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中彥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吳于元等運京營幹情事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裏據實入告以申朝

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之風乃瞻前顧後畏勢惡
而不畏君父顧情面而不顧清議使各省撫按盡看此
則稟稟　臣欽仰遵為狥情毅惡之具矣天下事尚可
言哉臣謹循職掌據事參劾即以賈禍不遑恤矣伏望
聖明垂鑒施行 按此條當補入三月龍東諸王條下